

## 學術論文

# 論東亞區域主義中的中美互動趨勢

---

## On the Trend of Sino-American Interaction in East Asian regionalism

巴殿君 *Ba Dianjun*

吉林大學東北亞研究中心教授

*Professor of North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Jilin University*

梁秋實 *Liang Qiushi*

吉林大學東北亞學院博士候選人

*Ph.D. Candidate of the Northeast Asian Studies College*

*Jilin University*

### 摘要 / Abstract

國際體系、國家安全、同盟邏輯與相互依存等國際關係基本變數，塑造了東亞各國區域政策，也影響中美的東亞區域主義政策的選擇。總體而言，東亞地區包容性區域主義與排他性區域主義、競爭性區域主義相互交織重疊。其中，排他性區域主義有著歷史的連續性，但伴隨東亞經濟聯繫的加深，追隨美國的盟友也表現出某種形式的區域現實主義特徵。未來的東亞區域機制的構建，應當基於區域現實主義理念，堅持區域內安全合作與經濟合作並行，反對排他性區域主義的干擾，推動包容性區域主義與競爭性區域主義的廣泛融合。

The regional policies of East Asian countries are shaped by several

fundamental factor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uch as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national security, alliance logic and interdependence. These policies affect the choice of East Asian regional policies by China and the US. Overall, in East Asia, inclusive regionalism, exclusive regionalism, and competitive regionalism have been intertwining and overlapping. Hereinto, exclusive regionalism is historically continuous. However, as economic connections deepen in East Asia, allies that follow the US also show certain characteristics of regional realism. In the future, the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mechanism in East Asia must be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regional realism, stick on security cooperation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in parallel, resist interruption of exclusive regionalism, and facilitate wide integration of inclusive regionalism and competitive regionalism.

---

**關鍵字：**東亞、排他性、包容性、競爭性、中美關係

**Keywords:** East Asia, Exclusiveness, Inclusiveness, Competitiveness, China-US relations

## 壹、前言

自冷戰結束以來，國際政治的區域化在地區國際關係的發展中呈現出日益上升的重要性。<sup>1</sup> 但東亞多邊區域組織在應對經濟和政治挑戰時效能的有限性感到失望。<sup>2</sup> 冷戰結束後，東亞區域主義演化到今天，仍然承繼了現實主義的國際關係傳統，儘管不同時期一些國家的區域主義政策有時因為比較激進的民族主義致使漸進的區域現實主義受到影響，但各國東亞區域主義的潛在邏輯都是基於國家利益的理性計算，而指導各國區域主義政策的既不是民族主義，也不是理想主義，而是現實性的區域主義。<sup>3</sup>

國際體系、國家安全、同盟邏輯與相互依存等國際關係基本變數，構成當今東亞多元區域主義發展的潛在邏輯與規律。正是由於不同國家採取不同的區域主義戰略，多元的區域機制促成了東亞地區的「新常態」。這一進程的顯著後果是東亞區域內各國之間經濟相互依存度不斷增加的同時，導致當前中美兩國在重塑東亞地區主義戰略態勢的不確定性也隨之上升。本文針對東亞地區格局的演變、美國的排他性、競爭性與包容性東亞區域主義，考察中美在東亞地區格局中的採取不同的區域主義戰略。

「區域主義」並非世界政治實踐中的新生現象，也非國際政治研究中

---

<sup>1</sup> Anthony Smith, "ASEAN's Ninth Summit: Solidifying Regional Cohesion, Advancing External Linkages,"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26, No. 3(2004), pp. 416-433; Rodolfo Severino, "ASEAN Beyond Forty: Toward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29, No. 3(2007), pp. 406-423.

<sup>2</sup> Michael Leifer, "The ASEAN Peace Process: A Category Mistake," *Pacific Review*, Vol. 12, No. 1(1999), pp. 25-39; David Jones, Michael Smith, "Making Process, Not Progress: ASEAN and the Evolving East Asian Reg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2, No. 1(Summer 2007), pp. 148-184; Donald Emmerson, "Challenging ASEAN: A 'Topological' View,"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29, No. 3(2007), pp. 424-446; John Ravenhill, "East Asian Regionalism: Much Ado About Nothing?,"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5(2009), pp. 215-235.

<sup>3</sup> H. D. P. Envall, "The 'Abe Doctrine': Japan's new regional realis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 20, No. 1(2020), pp. 31-59.

的新話題。自 1990 年代初冷戰結束以來，學術界日益將「東亞」、「歐洲」、「拉丁美洲」等稱為國際社會基本組成部分的區域地區。實際上，整個人類就是生活在一個由不同區域組成的世界中，一個由區域與區域國家之間的相互作用所界定的國際體系中。<sup>4</sup>

總體而言，學術界對「區域主義」概念的界定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其一，區域主義的參與主體——國家行為體。從參與行為體的數量來看，區域主義可以被定義為至少兩個位於特定地理區域的國家達成協議或進行協調活動的過程。根據參與共同活動的國家數量，可以定義為區域雙邊主義（當兩個國家合作時），以及在參與者數量較多的情況下，區域多邊主義。<sup>5</sup> 譬如，約瑟夫·奈（Joseph S Nye）指出，「在敘述意義上，區域主義是以區域為基礎而形成的國家間聯盟或集團」。<sup>6</sup>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隨著跨國公司或私人行為體在國際體系中作用的逐漸上升，也有部分學者將非國家行為體作為區域主義的參與者進行闡述，<sup>7</sup> 但目前跨國公司或私人行為體參加的區域合作組織尚未出現。其二，區域主義的運行方式——以多邊合作為基礎的機制化運行。譬如，登特（C. M. Dent）認為，區域主義是指「在政治、經濟、安全、文化和其他種類的聯繫方面，致力於在特定國際區域內加強一致性的結構、過程和安排」。<sup>8</sup> 其三，區域主義的主要目標——互利共贏。通常，區域主義大多是從經濟角度來定義，被定義為對國際分工勞動和生產的政治反應或作為政治結構，被視為將經濟國際化與

---

<sup>4</sup> B. Buzan, O. Wæver, *Regions and powers: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J. Katzenstein, *A world of regions: Asia and Europe in the American imperiu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sup>5</sup> Tsuneo Akaha, "Asia-Pacific Regionalism and Northeast Asia Subregionalism,"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Washington, D.C., 1999.

<sup>6</sup> Joseph S Nye, *Peace in Parts Integration and Conflict in Regional Organization* (New York: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1).

<sup>7</sup> Muthiah Alagappa, "Regionalism and Security: A Conceptual Investigation," in Andrew Mark, John Ravenhill, eds., *Pacific cooperation: Building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gim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5), P. 158.

<sup>8</sup> C. M. Dent, *East Asian regionalism* (London: Routledge, 2008).

政治目標相匹配的一種嘗試。<sup>9</sup> 反映並形成政府、商業公司和各種非政府組織和社會運動的策略。譬如，伯頓（J. W. Burton）將區域主義視作「有共同利益而非普世利益的國家藉以工作的工具」。<sup>10</sup> 由此可見，區域主義在一個主權概念逐漸淡化的全球化世界與不斷重申國家自治主權的之間悄然出現，代表著某一區域內各個主權國家在政治和經濟等方面聯繫的機制化，是通過國家相互作用實現的一種動態現象，是一個根據各國自己的戰略目標進行的政治進程。

從東亞區域主義實踐發展歷程來看一直存在排他性、包容性與競爭性多元性區域主義特徵。排他性區域主義更多聚焦于軍事安全，將制衡目標國排除在既有區域合作機制之外的安排。通過排他性雙邊或多邊軍事同盟手段，孤立、排斥與遏制目標國，從而維護與獲取權力；包容性區域主義是指將制衡目標國納入既有區域合作機制的安排，側重經濟協作，將域內不同制度的國家納入到區域合作框架中；競爭性區域主義，是指以制度制衡為主要特徵的區域主義理念以及由此構建的區域主義機制，集中於權力制衡、觀念競爭與制度抗衡等方面，用規範、機制與制度約束各國的行為，使區域秩序向自己有利一方轉型。上述多元區域主義主張，內容廣泛、手段多樣、角色複雜，既可以是軍事，也可以是政治制度與經濟模式，同時也包含價值觀念的碰撞。其中，每一種區域主義的主張都可能滲透了其他區域主義的思想，在不同時期也可能轉化成不同的區域主義特徵。

## 貳、東亞多元區域主義的發展及特徵

一個國家的國際行為不僅反映了對於本國物質安全的渴望，而且也反

---

<sup>9</sup> Richard E. Baldwin, "The Causes of Regionalism," *The World Economy*, Vol. 20(1997), p. 856.

<sup>10</sup> J. w. Burton, "Regionalism, Functionalism, and UN's Arrangements in Regional Security," in Paul Taylor, A. J. R. Groom, ed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 Conceptual Approach* (New York: Nichols Pub. Co., 1978), P. 350.

映了對本體性國家安全的持續渴望——即隨著時間的推移保持一種一致的自我意識或「存在的安全」(security of being)。<sup>11</sup> 本體安全不僅僅是一種敘述形式上的自我意識，也是通過既定的規範和日常行為不斷得到鞏固，這些行為將反映行為體在不斷變化的世界中自我意識的連續性。它是一種政策過程，是一個國家根據國際體系的變化，按照自身利益制定出一種戰略目標、政策選擇。

早期的東亞區域主義排他性特徵明顯，具有很多傳統區域主義特徵。所謂傳統區域主義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冷戰時期的兩極安全結構的影響。二戰結束後，以美蘇為兩大陣營冷戰格局隨之形成，美蘇在東亞建立了許多雙邊軍事同盟組織，期間，東亞經歷了朝鮮戰爭、越南戰爭以及民族獨立等重大政治事件。在此背景下，此時的東亞區域主義具有傳統的區域主義的典型特徵：自上而下、對內為封閉和保護性的，對外表現出對抗性與排他性，如，美日、美韓與美菲等雙邊同盟組織。由於傳統的區域主義主要是在內生條件的背景下產生的，表現出內源性特徵，所以具有鮮明的政治和軍事傾向。可以說，早期的區域主義並非是基於區域國際合作的日益加強、相互依賴貿易發展的考量，而是依賴于包括安全問題在內的其他因素。

在東亞，除了區域雙邊主義，「區域多邊主義」組織也隨之產生。基於東亞傳統的區域主義的冷戰環境，為了周旋于美蘇冷戰對抗、應對越南戰爭、印尼與馬來西亞之間對抗帶來的政治、安全的影響，1967年，作為東亞的一個分區域組織，東南亞國家聯盟(ASEAN，簡稱東盟)成立，其宗旨是維護地區和平、穩定與繁榮。此後，東盟開始在政治安全與經濟層面上積極參與區域合作進程，<sup>12</sup> 相繼出現了其他區域組織，聚焦於區域經

---

<sup>11</sup> Van Noort, C. & Colley, T., "How do strategic narratives shape policy adoption? Responses to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47, No. 1(2021), pp. 39-63.

<sup>12</sup> Huang, Kwei-Bo, *The 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 Background, Framework and Political Implications*, National Cheng chi University (2002).

濟合作、發展和增長。<sup>13</sup> 1968 年亞太貿易與發展論壇 (PAFTAD)、1989 年亞太經濟合作組織 (APEC)、1990 年代初作為本地區安全峰會—東亞峰會 (EAS) 分別成立，推動本地區的戰略經濟與安全合作。與傳統區域主義不同，這一時期東亞區域主義呈現出新的開放的地區主義原則。<sup>14</sup> 新區域主義與全球化、跨國主義直接相關，起源於全球國際體系的轉型。表現為以市場為導向鬆散的一體化，其特徵是外源性與外向型的。尤其是冷戰結束，伴隨高度對抗的兩極格局瓦解，國際環境外部因素出現樂觀變化，和平與發展成為世界發展的主旋律，東亞區域主義則表現出更加開放包容，不同國家集團之間可以就其經濟發展達成協議。<sup>15</sup> 「包容性區域主義」與「排他性雙邊同盟」的不同之處在於，是其為區域內所有國家提供了不同程度的參與機會。各國可以通過「多邊合作機制」開展經濟合作與貿易往來，接受來自發達國家的投資，簽署相關合作的雙邊和多邊檔，具有明顯雙贏的一面，潛藏區域合作、化解安全對抗、政治對立與共同繁榮的功能。此時的東亞區域主義已經發展到亞太地區在內的更廣泛的亞太跨區域地區，包括澳大利亞、紐西蘭和太平洋島國及美國、加拿大、墨西哥其他具有太平洋海岸線的美洲大陸國家。這三個地區的大多數國家都是亞太經濟合作組織 (APEC) 論壇的成員，該論壇是全球最大的地區經濟組織，約占全球經濟的 60%。在 1990 年代，跨太平洋貿易和投資的流量首次超過了跨大西洋的流量，使亞太成為國際體系中經濟重心，直到 1990 年代中期，以經濟利益為中心建立的區域經濟紐帶將東亞和亞太地區國家聯繫在一起。

1997 年 7 月開始的亞洲金融危機，各國對自身金融安全、經濟安全與

---

<sup>13</sup> Jusuf Wanandi, "East Asian Cooperation: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Foundation*, May 2019.

<sup>14</sup> Myrna S. Austria, "East Asian Regional Cooperation: Approaches and Processes," *Philippine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Studies*, February 2003.

<sup>15</sup> Karolina Klecha-Tylec,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Dimensions of Regionalism in East Asia* (Switzerland: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區域利益持有高度擔憂，東亞區域國家意識到開放和出口導向型的東亞經濟體對全球體系過度依賴的危險性，開始尋求區域獨立政策與對外聯繫，支持寬鬆合作形式的金融政策、由國家驅動建立優惠貿易協定（PTA），建立本區域規則獨立於外部實體，以抵禦全球化負面影響，各國政府開始發展實質性的區域經濟外交，導致建立新的國際組織、框架和機制，促成了東亞包容性區域主義進入新的發展階段。<sup>16</sup>

2008年美國的次貸危機引發了全球性國際金融危機。在此次金融危機的衝擊下，經過10餘年的發展，東亞區域主義再次出現了新的變化，其背景是「全球經濟的根本性結構性發生轉變」，<sup>17</sup>導致在過去的半個世紀裡，世界經濟關係的比重發生了驚人的結構性變化。<sup>18</sup>有學者將其成為「區域主義2.0」。<sup>19</sup>其特徵表現為：這一階段區域主義具有較強的地緣上競爭的烙印，競爭的主要行為體從過去的東盟主導，逐步轉變為美、中、日地區大國為中心；競爭的空間由東南亞、東亞向亞太、印太區域全面擴展；競爭的內容由以往的非傳統安全經濟問題向更加深刻的地緣政治秩序方面轉變。同時，「以美國為首的雙邊聯盟和小多邊合作等其他形式的安全性群組織共存、競爭和互動，共同塑造著亞太的區域秩序」。<sup>20</sup>「新的區域主義」許多方面表現出競爭性區域主義特徵。如美國維護霸權、制衡中國的企圖明顯，也表現出中國反制衡美國的努力，同時，也包含了地區強國積極參與區域秩序建設，尋求擴大地區影響力的意願。

---

<sup>16</sup> *Ibid.*

<sup>17</sup> R Palat, "Much ado about nothing? World-histor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re-emergence of China and India," *International Critical Thought*, Vol. 2, No. 2(2012), p. 141.

<sup>18</sup> K Calder, M Ye, *The Making of Northeast Asia*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3.

<sup>19</sup> 賀凱，〈亞太地區的制度制衡與競爭性多邊主義〉，《世界經濟與政治》，第12期（2018），頁60-83。

<sup>20</sup> Kai He, *Contested Multilateralism 2.0 and Asian Security Dynamics* (New York: Routledge, 2020), pp. 1-13.



## 參、美國的東亞區域主義政策

美國的排他性雙邊同盟有著歷史的連續性，無論是冷戰時期還是冷戰後，對抗性、排他性的傳統現實主義同盟持續至今。美日與美韓作為主要的同盟行為體，在分別對待朝鮮、中國與俄羅斯等國家持續奉行對抗性、威懾性的現實主義政策，在超越半個多世紀歷史時期，對抗性與排他性的同盟政策完全駛入了美國「離岸制衡」的戰略軌道，其典型特徵表現為：自上而下、對內為封閉和控制性的，對外表現出對抗性與排他性，具有鮮明的政治和軍事傾向。

冷戰後，伴隨東亞經濟聯繫的加深，中國的迅速崛起，追隨美國的盟友也表現出某種形式的區域現實主義特徵，導致美國雙邊排他性同盟出現變化。其行動空間由東南亞、東亞向亞太、印太區域全面擴展。雙邊聯盟和小多邊合作等其他形式的安全性群組織共存、互動，共同塑造著東亞的區域秩序。

美國作為域外霸權國家，其東亞區域主義立場一直是「硬雙邊安全關係和軟多邊經濟關係」。<sup>21</sup> 其東亞區域主義政策主要圍繞三個方向展開：第一是排他性的雙邊軍事同盟關係，利用美日、美韓、美澳等雙邊軍事機制，通過「軸輻戰略」介入東亞區域安全事務；第二，通過日本主導的「亞洲開發銀行」，或者鼓勵美國盟友在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PECC）、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論壇、東盟+3 和東亞峰會等組織積極發揮作用，為美國左右東亞經濟事務達到區域擴散的作用。<sup>22</sup> 第三，美國通過直接建立更大機構，如此前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與印太戰略機制，將

---

<sup>21</sup> G. John Ikenberry,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American Relations with East Asia," in G. John Ikenberry, Chung-in Moon, *The US and Northeast Asia: Debates, Issues, and New Order*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8), p. 21.

<sup>22</sup> Takashi Terada, "Competitive Regionalism in Southeast Asia and Beyond: Role of Singapore and ASEAN," in M. Solis, B. Stallings, S. Katada, *Competitive Regionalism: Explaining the Diffusion of FTAs in the Pacific Ri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東亞涵蓋其中，<sup>23</sup> 制衡中國的崛起，內化東亞區域一體化進程，同時可以達到對區域貿易組織及其夥伴施加影響，對東亞區域一體化進程起到客觀限制的作用。以「印太戰略」為例，美國在打造「四國多邊同盟」意圖尤為明顯。「四國同盟」（四邊機制）出於制衡中國在亞太地區和全球範圍影響力而構建的。「四國同盟」，即「美日印澳四邊安全對話」最初始於 2004 年，在印度洋海嘯的救災和災後重建工作中，美日印澳「菱形同盟」的構想開始成形，2007 年 5 月開啟了「四方戰略對話」的進程。隨著 2017 年 11 月美國特朗普政府「印太戰略」的提出，四方在雙邊和三邊對話、軍事演習等重要議程中得以加速和深化。值得注意的是，2021 年 2 月，在美國新任總統拜登上任後，舉行了「四國同盟」的首次領導人「安全對話」會議，維持特朗普時期四方共築的基本框架、並針對中國的海洋行動進行對策商討。2022 年 2 月 21 日拜登政府發佈《美國印太戰略》，決定在未來十年，美國將在外交、安全、經濟、技術、氣候與防疫等多領域發揮有效地持續行的領導作用。

美國正在從雙邊同盟向多邊同盟推進，並由以往的傳統與非傳統安全問題向更加深刻的地緣政治秩序方面轉變，許多方面呈現中美權力博弈特徵。可以說，冷戰後排他性同盟由「恐蘇」轉變為對華「憎惡」，對抗性趨勢在不斷加劇。在權力體系上，美國試圖在打造一個不開放，不對稱的區域性遏制體系。

歸納而言，美國的東亞區域主義政策表像是包容性，手段是競爭性，本質則是排他性的區域主義政策。美國針對東亞區域主義進程高度警惕，一方面防止地區主義形成，導致盟友的離心傾向，同時，時刻關注地區大國挑戰美國的霸權地位。美國作為全球秩序的主導者，希望通過 TPP、印太戰略等制度設計將中國排斥在外，擴大競爭性制度的涵蓋範圍，將東亞納入到整個印太地區加以制衡中國。美國要麼直接通過軍事、經濟與文化等

---

<sup>23</sup> Remarks by Ambassador Ron Kirk at the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Trade Association, 15 December 2009.

全方位的實力，與中國展開競爭，要麼間接有效地影響日本等軍事盟友，鼓勵盟友在東亞區域組織中發揮作用，更好地制衡中國的崛起與區域一體化的進程。

#### 肆、中國的東亞區域主義倡議

在東亞地區格局發展過程中，一方面，美國維護霸權、制衡中國的企圖明顯，另一方面也表現出中國反制衡美國的努力，同時，也包含了地區強國積極參與區域秩序競爭，尋求擴大地區影響力的意願。在此背景下，中國在反制衡方面也彰顯了自己的存在，如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一帶一路」、「亞投行」與「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全面建設。

另一方面，中國在東亞區域與相關國家相互妥協共同構建了多邊機制的安排。其中，中日韓領導人會議被視為共同推進的區域多邊合作議程。<sup>24</sup>中日韓領導人會議，1999 年脫胎於東盟與中日韓領導人會議。歷經二十餘年的發展，取得積極進展，並極大地提升了三國合作機制的深度和廣度，逐漸在貿易金融、資訊通信、政治安全等諸多領域達成合作共識，簽署並通過了《中日韓推進三方合作聯合宣言》、《三國夥伴關係聯合聲明》、《中日韓合作行動計畫》、《2020 中日韓合作展望》、《關於東北亞和平與合作的聯合宣言》以及《中日韓合作未來十年展望》等一系列官方檔。2008 年 12 月，在國際金融危機的背景下，獨立於東盟與中日韓（10 + 3）進程，首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在日本福岡舉行。三方會談的重點是金融動盪帶來的挑戰。尤為突出的是，三國於 2012 年 5 月正式簽署了首個對三國間投資行為進行促進和保護的法律檔——《中日韓投資協定》，是三國在務實合作中邁進的關鍵一步，為同年 11 月三國自貿區談判的開啟奠定了重要基

---

<sup>24</sup> 薑躍春，〈中日韓合作的新機遇〉，《東北亞學刊》，第 2 期（2020），頁 5。

礎。在推動東亞區域經濟組織建設方面都發揮了主導性作用。<sup>25</sup>

由於美國在地區安全事務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東亞的區域主義既不能以地理為基礎，也不能以理想主義態度將美國排除出去。因此，東亞地區需要一個能夠在地區或全球層面上超越狹隘的民族國家利益和排他性區域主義的嶄新思路——「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在此基礎上中國提出了構建「東亞命運共同體」的主張，其主張表現出中國對東亞區域主義機制構建的基本立場，主要表現為：

其一，東亞區域主義的機制構建，必須堅持平等相待、互商互諒，將所有東亞地區的國家包含在內。正如卡赫勒（Miles Kahler）所指出的，多邊合作參與國和地區的數量與協商解決集體行動問題時的責任心強弱成正比，這一點同樣適用於區域機制構建的過程中。<sup>26</sup> 平等相待、互商互諒的機制環境的營造，則是對區域國家地區利益訴求實現的關鍵保障，是區域國家願意參與區域一體化進程的重要基礎。

其二，東亞區域主義的機制構建，必須基於區域現實主義理念，堅持開放、包容互惠，拒絕域外勢力的蓄意干涉，但又不排斥與其他區域國家之間的友好合作與交流。以美國為主要代表的域外勢力一直是東亞一體化進程中不可忽視的外部威脅，對東亞地區安全局勢的穩定和經濟合作的深化造成嚴重干擾。美國在強勢介入東亞地區事務的同時，卻在不斷加強由其主導的排他性的內向型的多邊合作機制，譬如北美自由貿易區的打造。既然無法繞開美國這個既定因素，東亞的區域主義在推進自身一體化進程的同時，也要堅持與美國等跨區域國家之間彼此開放、公正的雙邊或多邊合作。同時，在區域現實主義理念下，加強與美國的盟友合作，共同推進區域一體化建設。

---

<sup>25</sup> Takashi Terada, "Directional Leadership in Institution-Building: Japan's Approaches to ASEAN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PECC and APEC," *Pacific Review*, Vol. 14, No. 2(2001).

<sup>26</sup> Miles Kahler, "Institution-Building in the Pacific," in Andrew Mark, John Ravenhill, eds., *Pacific Cooperation: Building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gim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p. 37.

其三，東亞區域主義要跳出西方中心主義色彩的區域主義理論，必須堅持和而不同、兼收並蓄的理論機制構建。實際上，東亞一體化的推進是東亞地區國家自主意識逐漸增強的過程。<sup>27</sup> 近年來，建立「東亞特色」機制的呼聲越來越高。到目前為止，沒有一個既有的合作機制能夠完全承擔起整體協調的責任。在大多數情況下，區域多邊合作的水準除了交換資訊或為區域合作制定議程外沒有取得進展，很少有具體的區域管制政策或措施。這反映了國家利益至上是不容置疑的區域機構的性質和局限性。在這種情況下，東亞區域主義機制的構建不能照搬西方區域主義的理論和實踐。儘管歐盟的一體化是當今世界最為成功的一個案例，但東亞與歐盟在政治、經濟、文化和歷史等方面存在諸多差異，以削弱國家主權為代價的緊密型區域合作機制不適用於東亞當前的區域現狀。而 APEC 和 RECP 在亞太地區的諸多不同國家之間所取得的進展，也為東亞的區域主義提供了一條鬆散的論壇型機制之路。如何在不同的區域合作形式中找到適合東亞自身的平衡點，正是東亞區域主義的未來所在。

其四，東亞區域主義的機制構建，必須堅持安全與經濟並重，重視區域多邊安全機制的構建，區域內安全合作與經濟合作並行不悖。正如 2017 年 10 月中國共產黨在十九大報告中提及「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時所強調的，「要相互尊重、平等協商，堅決摒棄冷戰思維和強權政治，走對話而不對抗、結伴而不結盟的國與國交往新路。要堅持以對話解決爭端、以協商化解分歧，統籌應對傳統和非傳統安全威脅，反對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要同舟共濟，促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sup>28</sup> 當前東亞區域主義的主要問題之一即為區域多邊合作多是停留在經濟層面，而經濟多邊合作與安

---

<sup>27</sup> A. Hurrell. "Explaining the Resurgence of Regionalism in World Politic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1, No. 4(1995), pp. 332-338.

<sup>28</sup> 〈習近平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網》，2017 年 10 月 28 日，<http://cpc.people.com.cn/n1/2017/1028/c64094-29613660-14.html>。

全多邊合作長期分離。區域安全安排是區域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東亞區域主義的深化離不開區域安全合作進程的推進。與歐盟一體化不同，正是由於複雜的歷史和政治原因的存在，東亞區域主義不能坐等擴展經濟合作實現向政治安全等其他領域合作的「外溢」，而應該在區域化進程中不斷解決推進區域安全合作所存在和出現的種種問題。

其五，推動包容性區域主義與競爭性區域主義的廣泛融合。包容性區域主義和競爭性區域主義增多，落實效果優於排他性區域主義。包容性區域主義具有開放和包容的顯著特性，而競爭性區域主義也是出於國家安全與發展繁榮的現實考量，有意識地參與並促進各個領域區域合作機制的構建與完善。在合作領域的多元方面，這兩種區域主義涉及經濟、社會、政治以及文化等各個領域，不僅符合傳統的功能主義所宣導的由經濟或技術領域的合作逐漸向金融貨幣、社會政治等領域的合作產生「外溢」效應的區域一體化發展，而且符合新區域主義在多個不同領域共同推進合作的觀點，這就有益於區域合作向務實方向發展而不是僅僅停留在對話層面。在對區域成員國的接納方面，推動包容性區域主義和競爭性區域主義廣泛融合，避免排他性區域主義以某一合作機制的參與國或非參與國為潛在「敵對」目標，有利於區域合作組織互利共贏的實現。

其六，宣導東亞多元區域主義的對話協商機制構建。目前，東亞地區尚未出現一個能夠包含且僅包含所有區域內國家的多邊合作組織，區域內組織制度安排的形式仍然主要以國與國之間定期或不定期的對話協商機制為主。這種機制對參與國的約束力和權威性較小，但其實施的彈性和空間大，能夠在經濟發展水準、政治文明程度和歷史文化背景等條件各異、統一性較低的區域內國家之間展開，為區域搭建一個及時溝通和資訊交流的平臺，為務實合作的展開減少戰略誤判、降低相互摩擦而創造良好的區域環境。

## 伍、結論

冷戰結束以來，傳統地區安全和經濟結構的「區域主義」框架，正日益受到一系列新的地區現實的挑戰。在這種新的區域背景下，出現了多元的區域主義傾向，在東亞區域合作中出現多個相互重疊的機構框架，每一個都有不同的成員和職能。<sup>29</sup> 在諸多區域合作組織中，東盟（ASEAN）一度成為東亞地區區域主義最主要的形式之一，伴隨東亞區域主義的議程和範圍不斷擴大，該地區作為一個整體「迅速超越了任何單一的國家模式，走向了多個可行的替代方案並存，並出現了一種真正混合的地區主義形式」。<sup>30</sup> 迄今為止東亞合作組織呈現出排他性、競爭性與包容性多元特徵。

可以發現，在國際體系不斷變化條件下，各國基於各自不同的國家利益，在滿足國家安全的基礎上做出相應的區域政策的調整，反應了區域不同國家在東亞區域合作立場方面的變化。基於此，似乎可以得出一個結論：最擁護支持「東亞合作」的國家往往是經濟聯繫緊密，貿易依存度頗高，並從中獲得物質激勵的國家。特別值得關注的是，對於美國的盟友而言，這一規律也具有適用性。冷戰結束後，在國際體系迅速變化的前提下，面對維護美國霸權越來越高的成本，以及東亞區域經濟合作所帶來物資激勵，一些盟友開始調整區域政策，在不損害本國的國家安全以及同盟安全利益的前提下，各國開始基於區域現實主義立場，尋求擴大經濟利益的預定目標。不同的是，美國盟友的區域政策調整，需要在不損害同盟利益的框架內，尋求某種區域政策的轉變。

面對所謂的中國崛起的威脅，一些盟友由過去對中國「戰略擴張」排

---

<sup>29</sup> T.J. Pempel, "Soft Balancing, Hedging, and Institutional Darwinism,"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Vol. 10(2010), pp. 209-238.

<sup>30</sup> Peter J. Katzenstein, "East Asia - Beyond Japan," in Peter J. Katzenstein and Takashi Shiraiishi eds., *Beyond Japan: The Dynamics of East Asian Regionalis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2.

他性同盟制衡，轉向為區域內部的競爭與制衡。上述變化表明，美國的一些盟友以往是將國家本土安全與護持美國的東亞霸權綁在一起，以此作為東亞區域合作驅動力。2022年初的RCEP的正式運行表明，美國的盟友並不認為東亞區域經濟多邊合作會傷害到本國的國家本體安全，恰恰相反，這種合作反而會增加本國的經濟繁榮。但在美國看來，這種合作不僅會形成本區域內認同的一些國際規則和標準，增加了盟友的離心傾向，傷害了美國的霸權維持，也傷害了美國本體的國家安全。面對新的變局，美國產生巨大的戰略焦慮，可以預計，儘管美國新政府重回盟友協調之路，但新冠疫情、種族對抗等國內問題集中爆發，中美重塑國際體系戰略競爭也會出現新的變化，這種競爭既不同於冷戰時期美蘇全面對抗，也不同於冷戰後「單極治理」，反映到區域治理方面，中美形塑東亞區域主義戰略態勢也會發生根本性轉變，從某種意義而言，這些變化將導致東亞多元區域主義的「百年未有之變局」。

未來相當長時期，排他性區域主義、競爭性區域主義與包容性區域主義共存於東亞區域主義演變的全過程。相關不同國家的區域主義立場本身既有相互矛盾的特徵，也有對外政策執行的相悖之處；大國作為主要行為體，彼此之間如何在權力與義務、利益與成本、競爭與合作之間尋找平衡，如何提供更多公共物品，推動健康的多邊秩序形成，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東亞區域主義多元性與矛盾性本身潛藏著地區合作的困境與亟待解決的問題。排他性區域主義嚴重破壞東亞區域多邊秩序的安排，一旦排他性區域主義成為這一地區的主流，國家之間、集團之間的對抗將不可避免，國際秩序將可能滑向冷戰邊緣，導致衝突甚至是戰爭。而包容性區域主義無疑將會為東亞區域主義再構建提供了美好的憧憬，但基於此次全球性的新冠疫情嚴重性與長期性，加之美國將中國定位為「嚴峻的競爭對手」，可以預計，競爭性區域主義會在相當長時期裡，影響著東亞區域主義的發展前景，不僅會改變地區秩序的轉型、相關經濟模式的競爭，也會促使全球秩序向多極化方向發展。面對未來東亞區域主義眾多挑戰，排他



性區域主義、競爭性區域主義與包容性區域主義如何共振，相關國家在競爭條件下如何組織全球公共產品的合作，以及如何塑造一個更有彈性但也更公平的全球化，<sup>31</sup> 將影響著未來東亞區域主義的最終走向。

責任編輯：李欣樺

---

<sup>31</sup> John J Mearsheimer, “Bound to fail: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3, No. 4(2019), pp. 7-50.

